

中国现代文学史资料丛书(乙种)

時代文藝

第一卷 第一號

(影印本)

上海文艺出版社

卷 頭 語

在無產階級文學的運動中，高喊着口號的時期是已經過去了。

現在我們應當好好地從事建設的工作。我們的責任固然一方面在於破壞資產階級的文學，但是，如果我們自己不能建設無產階級的文學來代替牠，那牠還是要將自己的生命繼續下去。

根據着，我們時代的任務，我們應努力於無產階級文藝的創作。我們不願意誇張，因為誇張不是成功的工具；但我們也不願意自棄，因為自棄是懦弱者的行為。我們惟有不斷的，堅定的，向前的努力。

時代的任務是何等的重大！建設時代文藝的工作又是

目 次

卷頭語	1—2
我的蒼鷹	1—20
祝老夫子	1—24
新的露西	1—6
疑惑	1—16
魂靈的叫喊	1—4
鎖	1—18
島上	1—12
兩個葬愛者	1—8
地獄	1—50

我的蒼鷹

——「鐵踵」第一章——

美國 JACK LONDON 原著

王 弢 石 譯

柔和的南風攙動了紅木樹林，野水流過有苔的石上波盪出甜美的音調。太陽光裏有蝴蝶在飛舞，各處發出蜜蜂的催眠歌唱。是這樣的寂靜和平安，我坐着，思量着，而不能安定。這樣的寂靜使我不能安定。這好像不是真的。全世界是寂靜了，但不過是大風雨前的一種寂靜吧了。我引長了我的耳朵，用我一切的知覺，要想得着大風雨臨到的朕兆。啊，希望牠不至於不會臨到！希望牠不至於不會臨到！（一）

我這樣的不安定不是件奇怪的事。我想着，想着，而不能停止不想。我在嚴緊的人生中是這樣的長久，以至我完全被現在的寂靜和平安所壓抑，我不能禁止我不住在那個將要爆發的死亡和毀滅的瘋狂漩渦之中。我的耳中充滿了被鞭打人們的哭聲；我能夠看見，我以前也曾看見過。鮮美的血肉受傷痕，被切斷；他們的靈魂強暴的從肉體中奔去，投到上帝面前。我們可憐的人類是這樣得着我們的終局，從殺戮和毀滅之中掙扎，要想把最後的平安和快樂帶到地上來。

這時我是孤獨的一人。我一不想到將要臨到的事，我就要想到已往的事——想到我的蒼鷹（二）用他永不困倦的翼翅，擊着天空，向着他所崇奉的太陽，人類自由的熱烈意志，飛翔。我不能懶懶的坐着等候他所經營的大事奏告成功，雖然他不在這裏親自看見。爲這件事他用盡了他一生的力量，他犧牲了他的生命。這是他的事業。他親手造成的。

所以，在這樣急切期待的時候，我要寫到我的丈夫。在同輩中只有我能夠把他的人格多多的表顯出來，是這樣高貴的人格不能完全說明的。他的心靈是偉大的，我對他的愛漸漸的不是私人的了，我的最大憂慮就是他不能在這

裏看見光明的降臨。我們不會失敗。他已經佈置得很堅牢很確實。災難降到那些鐵錘的人們身上！災禍會不久從屈伏的人們身上推到他們的身上。命令一發出，全世界的勞動羣衆要站立起來。自從有史以來未曾有過這樣的事。勞工確實的聯合起來，這是第一次的國際大革命，世界多麼大，革命的範圍就多麼大。（三）

我心中充滿了這事臨到的希望。日日夜夜我是生活在其中，牠早已佔有了我的心。因為這樣，我想到我的丈夫就不能不想到這件事。他是這事的靈魂，在我的思想中我怎能把它們分爲兩事呢？

我已說過，只有我能把他的人格多多表顯出來。大家都知道他爲着自由，勞苦工作，并且遭受極大創痛。他是怎樣的努力工作，他遭受的是怎樣大，我十分明白；因為在這二十個切望的年頭裏我是同他在一塊兒，我知道他的耐心，他的不疲倦的努力，他的無盡的犧牲；而在兩月前，他竟喪失了他的生命。

在這裏我要簡單的告訴大家安勒斯特愛弗哈得怎樣進入了我的生命之中——我怎樣第一次遇見了他，我怎樣漸漸的變成了他的一部份，我一生怎樣因他而有了重大的變遷。這樣。你可以從我的眼光中觀察他，可以認識他像我

認識他一樣——一切的事我都可以告訴除掉那些太秘密的事。

這是在一九一二年的二月我初次遇見了他，那時父親請他吃飯，所以他來到我家。我們住在伯克雷。我對他最初次的印象不怎麼好。他是許多客人之一，我們聚集在客廳中等候別的客人到齊。他現出一種不投合的樣子。這是「請傳教師的一夜」，所以安勒斯特在這許多傳教師之中當然是無聊。

第一層，他的衣服不合身。他穿了一身不是定做的黑布衣服與他的身體極不稱。老實說，不是定做的衣服無論如何不會合他的身。布在他肌肉上總是腫起來的，而在他兩肩之中的衣遍滿了皺紋。他的肩是何等的發達。他的頸項是一個決鬥者的頸項，肥而且壯。我想父親所發現以前做過馬鞋工人現在是位社會哲學家的就是這樣一個人。父親當然看見他腫起的肌肉和似牛的咽喉。我立刻把他當做怪物一類的人，我以為他是工界中的一位瞎湯姆。「四」

於是，當他與我握手的時候！他的手握得牢固而有力，他用他的黑眼冒昧的注視着我——太冒昧了，我想。這樣的冒昧若是我同類之中的男子犯了差不多是不可原宥的。我不能不垂下我的眼睛，我經過他面前轉向莫爾好斯主

教行禮時，我如釋重負——主教與我很好，他是一個莊嚴而有意思的人，中等年紀，基督般的形貌和仁慈，同時也是個學者。

但是這樣大胆的冒昧可以證明安勒斯特愛弗哈得的天真。他是淳濃，直率，無所畏懼，不願意在無聊的習俗上化費時間。好多年後，他告訴我說：『你使我喜悅，我為什麼不應該看我所喜悅的呢？』我曾說過他無所畏懼。他是一位天然的貴族——這正是因為他是屬於非貴族的。他是一位超人，是一個 Blud Beast 正如尼采所說，加之他心中又燃燒着民主政治。

在與別的賓客歡聚之中，我完全忘記了這位工界中的哲學家，雖然在吃飯時我偶然的有一兩次注意他——特別注意他眼中發出的閃光在他聽着傳教師們說話的時候。時間漸漸的過去，吃飯的程序也漸漸的過去，傳教師們嘵嘵不休的談到工界以及他們與教會的關係，教會以前對於他們做了些什麼，現在正預備做些什麼，他聽了從不開口說話。我覺得父親因為他不說話有點迷惑。有一次父親乘着大眾靜止的當兒請他說話；但是他聳了一聳肩膀，回答了一句『我沒有什麼要說的』，仍然吃他的鹽杏仁。

但是父親耐不住了。過了一會他說：『我們當中有一

位是工界中人。我想他能從另外一個有趣味而新鮮的觀點看事情。我是指愛弗哈得先生說的。』

其餘的人顯出一種有禮貌的興趣，催迫安勒斯特說出他的意見。他們對於他的態度是這樣的寬大和仁慈，的確是可感。我看見安勒斯特覺察了這個，他是快樂。他沉吟了一下，他的眼中發出笑的光彩來。

『我不會說合於教會儀則的有禮貌的話』，他開始的說，他因謙讓和不決而躊躇。

『請往下說』，他們催着他；漢麥飛得博士補上一句說：『一個人肯說真實話我們是不介意的，假使所說的是誠實。』

安勒斯特很快的笑着說：『那末你把真實和誠實分爲二事麼？』

漢麥飛得博士喘息着，設法的答覆說：『君子也會有錯誤的，少年人，君子……』

安勒斯特的態度馬上改變了。他變成了另一人。

他回答說：『好，那末，我頭一句話就要說你們通通錯了。對於工界的情形，你們一點不 道什麼，你們比不知道什麼還壞。你們的社會學和你們的思想方法是同樣的惡劣和無價值。』

他所說的還沒有他說話的態度那樣利害。他頭一句話已激動了我。他的話同他的眼睛一樣的大胆。這是一個號筒的聲音震刺着我。全桌子上的人都激動了，從單調和假寂中震醒過來。

『在我們的思想的方法中有什麼可怕的惡劣和無價值，少年人？』漢麥飛得博士要求的說，已經在他的聲音和說話的態度中有了不快的樣子。

『你們是心理學家。你們能用心理學證明一切事物；照這樣做，每個心理學家能證明別個心理學家的錯誤——以滿足他自己的意思。你們在思想的範圍內是一個謀叛者。你們是瘋狂的宇宙創造者。你們各個人住在自己所創造的宇宙內，就是用各個人的幻想和意志所造成的。你們所住在的這個真實世界你們不知道是什麼，你們的思想在這個真實的世界裏是毫不相干的，不過是你們心理錯誤的現象而已。』

『我坐在這裏聽你們談而又談的時候，你們知道我想起什麼了？你們叫我想起中古時代那些學者們鄭重而有學問的辯論和研究有多少天使能夠在一個針尖上跳舞的問題。唉，親愛的先生們，你們離開二十世紀的智識生活太遠太遠，你們好像二千年前的印度醫藥師在原始的森林中練

習符咒一般。』

他說的時候似乎有很好的情感；他的臉鮮明，他的眼閃光，他的說話是進攻的性質。但這不過是他說話時態度的一種，而已經能夠激動人。他的破毀和重壓的進攻態度完全叫他們忘記了他們自己。莫爾好斯主教身子向前傾着注意的聽。漢麥飛得博士的臉因憤怒而發紅。別的人也憤怒了，有些娛樂的高傲的微笑着。至於我，覺得這是最可樂的事。我斜視父親，我想他或者因為看見他在無意中把這顆炸彈帶來放在我們當中的結果而微笑。

漢麥飛得博士搶着說：『你的這些話太不準定，你可以精確的說你稱我們為心理學家是什麼命意？』

『我稱你們為心理學家因為你們從心理方面理論。你們理論的方法與科學相違反。你們的結論是不健全。你們能證明各樣事但是一樣事也不能證明，而且你們對於無論何事意見總不會相合的。你們各人本着自己的良心說明自己和宇宙。你們用良心說明良心無異於拿着你們的鞭帶子要想把你們自己舉起來。』

莫爾好斯主教說：『我不明白你的話，我覺得我們心上的各種事物皆屬於心理的。科學中最確實可信的算術也完全是心理的。科學理論中每種思想的程序也是心理的。』

你與我相合麼？』

安勒斯特回答說：『如你所說，你是不明白。心理學家用他自己的主觀推論一切。科學家從所經驗的事實斷論一切。心理學家從理論想到事實，科學家從事實想到理論。心理學家用自己說明宇宙，科學家用宇宙說明自己。』

漢麥飛得博士快樂的喃喃說：『感謝上帝我們不是科學家。』

安勒斯特說：『那末，你們是什麼呢？』

『哲學家。』

安勒斯特笑着說：『你走到那裏走了，你離開了實在和穩固的地面，用隨便的一句話當作飛機升到半空中去。請你下到地面上來，確實的告訴我什麼叫做哲學。』

『哲學是——』（漢麥飛得博士停住了，嚥了一口涎）——『不能概括的用言語解釋的，或者可以說心和體皆是哲學的。伴着試驗管子的淺顯科學家是不懂得哲學的。』

安勒斯特不理會這樣的推論。他總是用一種和愛的臉和說話把反對者的論點打翻，現在他就是這樣。

『那末，我現在要解釋哲學的意義，你們毫無疑義的能懂得。在我未說之先，我要求你們或者指出我所說的錯誤，或者靜默的做一個心理學家。哲學不過是科學最大的

範圍。牠的思想方法同無論何種科學是一樣。就是用這種方法，歸納方法，哲學融合各種科學而為一種大科學。如斯賓賽所說，無論何種科學所已知的事是整個知識的一部。哲學把各種科學所供獻的知識聯合為一。哲學是科學的科學，是主要的科學，若是你願意這樣的稱牠。你們對我這樣的解釋贊成不贊成？』

漢麥飛得博士含着些微的怒意說：『很可相信，很可相信。』

但是安勒斯特毫無憐意。

他警告着說：『記着，我的解釋是不利於心理學的。若是你們現在不指出我的解釋的缺點來，後來你們就夠不上再心理學上的理論了。你們須在你們的一生設法指出缺點來，在未能尋出以前你們還是靜默着好。』

安勒斯特等候着。此時的沉寂是痛苦的。漢麥飛得博士感受着痛苦。他也覺得迷惑。安勒斯特如鉄鎚般的攻擊使他擾亂。他不習於這種質樸直率的辯論方法。他懇求似的看着桌上的人，但沒有一人響應他。我瞥見父親在他的巾拭之下匿笑。

安勒斯特看見漢麥飛得博士已足夠擾亂了，說道：『還有一種別的方法叫心理學家喪失其資格。照他們的工作

可以判決他們。他們除掉紡織着空中的幻想和把他們自己的身影當作上帝以外，他們爲人類做了些什麼？我承認，他們加增了人類一點快樂；但他們爲人類做了些什麼可見的利益？他們有哲理的說道，請你們原諒我用錯了這種字眼，心是感情之主，而科學家則確定爲血液的循環。他們高談着災荒和疾疫是上帝的懲罰，而科學家則建築倉廩，排泄水道。他們照自己的形像，違反自己的志願，造出一些神來，而科學家則修橋築路。他們說地是宇宙的中心，而科學家發現了美洲，探究了星的距離和星的定律。總之，心理學家爲人類沒有做什麼，絕對的沒有做什麼。漸漸的，因科學的進步，他們被趕在後面。科學中已知的事實把他們對於事物主觀的解釋推翻後，他們又有一種新的主觀解釋，而對於最近所已知的事實也加以種種解釋。這樣，我不懷疑，他們要進行至於無窮期。先生們，一個心理學家是一個醫藥師。你們和那些製造穿衣食肉之神的蠻族分別僅不過是數千年已知事實的分別而已，沒有別的。』

柏林福博士炫耀而大聲的說道：『然而亞里斯多德的思想統率了歐洲十二個世紀，而亞里斯多德是一個心理學家。』

柏林福博士看着全桌上的人，大家點頭，微笑的贊可

安勒斯特回答說：『你的說明是最不幸，你提到人類歷史中最黑暗的時期。老實說，我們稱那個時期爲「黑暗時代」。在那個時候科學爲心理學家所劫掠，物理學變成尋覓點金石的工具，化學成了鍊金術，天文學變做占星術。可憂的亞里斯多得思想統治的時期！』

柏林福博士似乎痛苦了，後來他快樂的說道：『卽令我們承認這種可怕的描寫，然而你一定也要承認心理學也有相當的效力把人類從這樣黑暗的時期帶到後來光明的時期。』

『心理學與這毫不相干，』安勒斯特回答說。

漢麥飛得博士喊叫說：『什麼？不是思想和推論引導我們發現到美洲的路程麼？』

安勒斯特微笑說：『阿，親愛的先生，我想你是夠不上資格了。你尙未能從我解釋哲學的話中摘出缺點來。你未能站在堅實的基礎上。但是心理學家總是這樣，我可以原諒你。不，心理學與發現美洲的事毫不相干。麵包和奶油，絲和真珠，金銀和錢財，以及到印度去的陸路之封閉，才是發現到美洲去的水程之真原因。在1453年，君士但丁堡陷落了，因而往印度去的水道不通。歐洲的商人當然

要尋出一條新路。這就是發現到美洲去的水程之最初原因。哥倫布航海要找出一條新路。各種歷史書上都是這樣說。出於意料之外的，大家因此知道了一些關於自然界的新知識，以及地球的大小和形象而Ptolemaic System也因而發出光彩出來。』

漢麥飛得博士嗤之以鼻。

安勒斯特問：『你不與我同意麼？那末，我有什麼錯誤？』

漢麥飛得博士酸楚的答道：『我只能回到我原來的地步。談論這一種的話未免要費太長的時間。』

安勒斯特甜蜜的說道：『科學家不怕化費長時間。這就是何以他們能夠得着勝利。這就是何以他們能夠到美洲。』

我不要說出這一整晚上的事；然而當我回想到我初次認識安勒斯特愛弗哈得的每一時間每一瑣事，我覺得是我生平的一件樂事。

發狂的惡戰繼續着，傳教師們變得臉紅面赤，大為憤激，特別的在安勒斯特稱他們為荒誕的哲學家，虛影的投射者，和這一類名詞的時候。他老是要他們回顧事實。『事實，朋友，那些不能駁倒的事實！』他一定要這樣的呼

賊，在他駁倒他們當中一個的時候。他堅持着事實。他使他們跌入於事實之中，他使他們埋伏在事實之中，他以巨大的事實轟擊他們。

漢麥飛得博士譏嘲他說：『你好像崇拜在事實的神座之下。』

柏林福博士引伸漢麥飛得博士的意思說：『世上沒有「上帝」只有「事實」，而愛弗哈得先生是牠的先知。』

安勒斯特默認的笑着。

他說：『我好像是從塔格賽斯州裏來的人。』大家請他解釋這句話，他說：『你們知道從米蘇里州裏來的人老是說，「你須證明給我看。」但是從塔格賽斯州裏來的人是這樣說，「你必須把牠放在我的手上。」這樣的說話很明顯的他不是一個心裏學家。』

在有一個時候，安勒斯特剛剛說到心理學的哲學家從來不能經受真實的試驗，漢麥飛得博士忽然問說：

『少年人，什麼是真實的試驗？這個問題向來迷惑着你比聰明的人的腦筋，你能解釋麼？』

『當然』，他回答說。他的確定激怒了他們。『聰明的腦筋對於真實所以這樣痛苦的迷惑着正因他們在空中追牠。假設他們仍然站在穩定的地面上，他們一定很容易的尋

找得出——是的，他們一定知道他們自己是在從他們一生的每件行動和思想在試驗真實。』

『說出試驗來，說出試驗來』，漢麥飛得博士不耐煩的這樣復說。『不必要這樣序言。把那個我們所尋求很久的給我們——真實的試驗。把給我們我們就可以同神一般。』

他的話和態度含着不恭和譏刺，差不多滿桌的人都暗地歡喜，惟莫爾好斯主教似乎有點煩惑。

安勒斯特說：『約但博士曾經很清楚說過的。他試驗真實的方法是：「牠工作麼？你信託你的一生在這上面麼？」』

漢麥飛得博士譏笑說：『唏！你沒有把柏克雷主教的話放在心裏。他的話從來沒有人答覆過。』

安勒斯特笑着說：他是心理學家當中最尊貴的一個。但是你的例證至不幸。柏克雷曾經自己證明過的，他的心理學從來沒有工作過。』

漢麥飛得博士發怒了，真正的發怒了。他似乎捉住了安勒斯特好像捉住了一個賊或者是一個說謊的人。

他大聲的說：『少年人，這種話和你今晚所說的相等。這是一種卑鄙無憑證的臆斷。』

安勒斯特溫和的說：『我十分被壓伏了。不過我不知道是什麼擊中了我。博士，你必須把牠放在我的手裏。』

漢麥飛得博士慌忙的說：『一定，一定。你怎麼知道？你不知道柏克雷主教曾試驗過他的心理學不工作。你沒有證據。少年人，牠們總是工作的。』

『我可以證明柏克雷的心理學並不工作，因為——』安勒斯特溫和的停止了一會。『因為柏克雷有一個不改變的習慣，他從門出入而不由牆。因為他把生命信託在麵包，奶油和炙牛肉上。因為他用剃刀薙他的臉，刀動作的時候毛就會脫下來。』

漢麥飛得博士喊叫說：『但是那些都是真實的事情呀！心理學！屬於心的。』

安勒斯特問說：『他們工作——是在心裏麼？』

別人點著頭。

安勒斯特回億的說：『就是一大羣天使也可以在針尖上跳舞——在心裏。一個食肉衣皮的神能夠存在和工作——在心裏；沒有什麼反對的証據——在心裏。我想，博士，你也活在心裏？』

『我的心是我的國家。』是他的回答。

『那就是你生活在空中的另一個說法。但是在吃飯的

時候或者在一個地震發生的時候，你必要回到地上來。博士，請告訴我，在一個地震的時候，你的那個無形質的身體也許會被那無實體的磚打了一下，那時你有沒有畏懼？』

立刻的，不知不覺的，漢麥飛得博士的手放在頭上，那裏的一塊創痕很快的隱在頭髮之下。安勒斯特的例証剛剛合式。在「大地震」的時候「五」，漢麥飛得博士差一點被一個倒下來煙囪打死了。這時個個發出狂吼的笑聲來。

笑聲消沉後，安勒斯特問：『怎樣？反証呢？』

仍是沉寂，他又問：『怎樣？你的立論之點如何？』

但是漢麥飛得博士暫時被壓服了，後來口戰又轉到新的方向去。一條一條的，安勒斯特攻擊着傳教師們。他們承認他們知道工界的一切，但他把他們向來所不知道的工界中根本事實告訴了他們，要求他們舉出反証來。他把事實給他們看，總是談事實，阻止他們在空中談話，把他們帶到堅固的地面上來。

回想那時的情形！現在我還能聽見他的聲音，一種宣戰的聲音，從事實層層駁倒他們，每件事實差不多對於他們是一條鞭痕。他毫無憐恤。他一點不讓步，一點不放鬆。我一點不會忘記他的結論。

『你們今晚反覆的承認，直接的說出或無意的說出，你們一點不知工界的情形。但是你們不足深責。你們怎麼會知道工界的情形？你們不與工界中人在同一地點生活。你們是在另一地點和資產階級生活。你們是在另一地點和資產階級生活。你們何以不呢？資產階級給你們薪水，養活你們，你們今天晚上到這裏來所穿的衣服也是資產階級給與你們的。爲回報計，你們對你們的雇主傳說他們所特別嘉納的這一種心理學；而所以特別被嘉納的正因爲牠並不威嚇現在社會所已經成立的秩序。』

這時桌上的人因不贊成而略有騷動。

『啊，我不攻擊你們的誠敬。你們是誠敬。你們傳說你們所相信的。這就是你們的力量你們的價值——對於資產階級。假使你們傳說一些威嚇已成立的秩序的話，你們的傳說必不爲你們雇主所嘉納，你們馬上就會被辭退。每隔一些時候你們當中有人是這樣被辭退的「六」。我的話對不對呢？』

這時沒有人反對了。他們啞然的默念。惟有漢麥飛得博士是例外，他說：『這是他們的思想錯誤了，所以才被要求着辭職。』

『換一句話說就是他們的思想不受嘉納，』安勒斯特回

答着，於是他往下說：『所以我同你們說，你們可以仍舊傳你們的教，得你們的薪水，但是切切丟開工界不要談。你們是住在仇敵的營帳中。你們沒有什麼事是與工界相同的。別人所為你們做成的工作，你們的手弱而不能做。你們因食物充足，肚腹變成圓闊。』（說到這裏，柏林福博士有點閃避的樣子。個個人的眼睛看着他巨大的肚皮。聽說好多年他沒有看見過自己的脚。）『你們的心充滿了支柱社會的道理。你們是雇員（誠實的雇員，我承認）同瑞士衛隊一樣的忠實『七』。你們儘可忠實的顧全你們的事業，用你們的傳教衛護你們雇主的利益；但千萬不要來到工界做虛偽的領袖。你們不能同時誠實的立在兩個營壘之中。沒有你們工界已經進行他們的事業。沒有你們工界仍舊可以繼續進行。而且工界沒有你們比較有了你們一定可以進行的好些。』

（一）原註：第二次大革命差不多是安勒斯特愛弗哈得一人的努力，雖然他是與歐洲領袖們合作。愛弗哈得的被執與受刑是1932年春季的重大事件。但他已充分的預備了一切，所以他雖死，他的同志們能夠毫不遲緩，毫不紊亂的進行他的計劃。他死後，他要住在加利弗呢州亞內梭羅馬山一座小平房裏，叫做維克羅賓窟塗。

（二）譯者按：還是她的丈夫愛弗哈得。

- (三)原註：第二次大革命的確是國際間的。這是一個巨大計劃——太巨大了決非一人的聰明才力所能完成。全世界寡頭政治國家裏的勞工們靜待號令站立起來。德、意、法、以及全奧洲都是勞工統治的國家——社會主義者的國家。他報都準備着幫助這次的革命。他們竟有勇氣的實踐了他們的言語；因此，第二次革命一失敗，他們也被全世界寡頭政治的連盟國所壓服，他們的社會主義的政府竟被寡頭政治的政府起而代之。
- (四)原註：這種號叫的徵用是指一個黑人是音樂家，在十九世紀後半期驚動了全世界的人。
- (五)原註：這是指1906 A. D. 毀滅舊金山的那個地震而言。
- (六)原註：在這時候有好多傳教師因為傳說不喜納的道理被逐出教會是傳說繪微與社會主義有關係的話，是特別要被逐出的
- (七)原註：是法皇路易十六從外國所瀝來的宮中衛隊。

祝 老 夫 子

祝 秀 俠

『阿阿！祝老夫子，久違久違！』

『哦…小玉兄，久違久違！』

『一向可好！竟想不到你會到這裏，幸虧昨夜陳局長提及，就趕忙過來拜候。』

『豈敢豈敢！坐坐！』祝老夫子忙站起伸一伸手。『本來我也想先到府上的，沒有辦法！公事忙得不開交……』

沉寂的辦公室，就這樣忽而熱鬧起來了。王小玉捏着拳頭打拱的手還未放鬆。祝老夫子一面招呼，一面把披閱着的公牘，仍舊拿回一堆彷彿像小山模樣高的又卷上面。

『我們一別大約有五年，老夫子究竟發福了！發財人

原自不同。』王小玉輕身坐下眯起細眼說。

『唉唉！發財是說不上的，不過像我們幕友中人，東奔奔西跑跑，總算勉強糊得住口。』

『這又是謙話了！你老先生交遊滿天下，還愁吃飯嗎……哈哈你記得嗎？我們在申江分別那晚，小紅還擦着眼整哭得淚人兒似的呢！哈哈！誰想這裏又相逢，聚散莫非前緣。』小玉挾着一股笑容，仰起下巴如一匹小鴨屁股。

『我原不打算來的！但沒有辦法……』老夫子腦袋閃電般想起一個腰肢嫵娜的女人。

『真是做夢也想不到你光臨敝邑，李縣長一定又是相好了！』

『可不是嗎？縣長——李老四就是自小掏泥沙大的朋友！起初我滿不在乎來，但捱不起他三番四次相請，想想不幫忙老友是說不去的，只得答應了。這叫做人情難過，奈何不得！……其實呢好幕友也很不容易請。』老夫子雍容的說。

『自然咧！不是瞎恭維，像老夫子這樣品學俱優而又在外面見過大場面的，真是席上之珍，鷄林之鶴！』小玉的小鴨屁股更覺高起來了。

『過獎過獎！』祝老夫子雖然不失乎謙遜，但面部是格

外弛張，兩瓣仁丹式的鬚子顯然起勁。

於是一枝七寸高灣腰的燒青銀水烟筒便恭敬地遞到小玉紫色的嘴邊『噼噼』地着火了。

『好好！不要客氣。』

小玉接過烟筒之後，把黃焦焦的熟烟，按上斗上的金錢眼，一陣咕嚕咕嚕，濃烟立刻在嘴裏，鼻孔滾出。彼此都有些模糊了！滿室是薄霧一般的透明與鑽入鼻孔的辣味。

『得』一聲響，——是吹過烟灰放下銀斗的清脆聲音，點綴這刹那的寂寞。

『老夫子可是大前天到的？同縣長一起還是自家一個？』小玉繼續說話。

『和老四一起來的，是大前天早上。』

『敝邑地方窮得可憐，有錢的人家并不多，就算開滿那邊好一點，老夫子以前未有到這裏來過吧？』

『唔……沒有到過。算來我各縣走得不少，盛處却是頭一遭，倒要領略一下風味……地方情形小玉兄就得指教。』

『那裏話！祝老夫子要用不才處，派人到團局一喊我即到。我是……』

『哦！老兄是在團局辦事！我真糊塗，那再好沒有了，恭喜恭喜！』

·『嘎』……『咕嚕咕嚕』小玉搖着肥滿而發亮的光頭，把后邊的水烟筒立刻抽出，說：『團局事情真麻煩，你老夫子是辦過事的，團務的忙碌也可想而知了！自從去年各鄉黨硬把我由頭至腳抬起來做這副局長後，竟脫不了身……不過勉強點用力也值得的，地方總算是自己桑梓，須得出來維持一下。』……『咕嚕咕嚕』……『得』一聲響，又一口濃烟。

『那是責無旁貸。現在農團猖獗得很，要不是有一兩個老成人在團局支持，地方早弄得一塌糊塗了！』

『就是咧！各區的農團總是愛搗亂的，一天到晚都要極力去消滅他的勢力，阻止他的胡行，哼！他們簡直是土匪，是梁山泊的強盜，我在這裏就主張殺，把他們殺盡，天下就太平了！他們個個是公妻奪產的共產黨！』小玉說得頭筋漲起如一條蚯蚓。

『那些共產黨可謂荒乎其唐，沒有錢便吃苦些罷了，反要分別人家的田，自盤古闢天地至今有這個道理？至於公妻，那就天下的女人都變成婬子了！譬万小紅一樣，你和他有過路，我也和她有過路，哈哈！那不是一個婬子世

界？』祝老夫子將他向來反對共產的偉論也擇一段精彩處講出來。

忽而他想起一件事了，他隨即輕聲點地問：

『喂，老兄，這你一定曉得得的，聽說這里麥鬧區也還過得去，到底情形怎樣？』老夫子緊張地放開閃光的眼，釘住小玉面孔。

『麥鬧？也來得，但無論如何夠不上澤陂，』小玉忽把身子仰前一點，低聲說下去：『哼！少說些，每月怕不有二千塊錢，今年梁缺嘴做不上半年，就有整個草字頭快活盤起膝頭過日子！哪！我還告訴你罷，彼此多年的老友，知無不言，實不瞞你說，向來這是一筆好路頭的橫財！……今天我來，也多少是和你商量這筆事……縣長……』小玉身子更其前仰了！鼻頭正對老夫子聳起的額骨，嘴唇在他耳朵上磨磨，別人也許以為老夫子是一個聾子。聲音是更低微差不多先見兩片嘴唇顫動，但老夫子聽得很明白，也就肅然，不住點首。

『你曉得，這一筆款子并不算少，縣長一千五，你呢？』小玉張開一個手掌有威力地說、

又是一陣聲音低微，兩片嘴唇顫動，老夫子也就更其肅然不住點首。

小玉聲音逐漸大了。『斷不會吃虧你的！拜託你罷，縣長什麼事體都相信你，只消把從前的慣例一說，那不是這裏……肥漲！』

祝老夫子瞧着他按按衣袋，很高興的答道：

『錢多少是沒有問題，老友自然彼此照顧……老四只要我說好，他是不敢從齒縫拼出半個不字來的！』

『那好極了！費心栽培。』

一拱手，那枝握得熱烘烘的水烟筒立刻由小玉的手交還老夫子。

似乎不曾見祝老夫子把水烟筒銜嘴的地方用手拭過，一到手便望唇上兩撇濃黑底下送，一樣的黃焦焦烟葉按上銀斗；一樣的咕嚕咕嚕作響，但更弄得「烏烟瘴氣」了！這是祝老夫子的辦公室。

不久，小玉微微笑站起來，大約要走了，他拍一拍那件灰色薄絨長棉的剛才吃烟的紙煤條灰。說：

『有暇嗎？今晚很可以到外面消遣。』

『暇是沒有的，但也不妨抽點空。』

『那末，今晚專誠請老夫子到紅樓酒家去。』

祝老夫子瞧着他抱起拳頭，眯起細眼，知道他要告辭了，但心裏很躊躇，對這位伸出一個手掌的有恩於我的朋

友，似乎表面上還未能盡一點禮，略想一回，畢竟老夫子是雄才偉略的人，於是略施小技，在小玉舉步要走的時候，伸手去打叫聽差的鐘，……『堂堂皇皇』。

一面又揸他轉來急切地說：『不不！坐一下子罷！我立刻喊人買點心，你怎能不吃點心走呢！』

『不要客氣了！我才吃過兩碗羊肉麵，肚子飽得很！今晚早點到，我爲老夫子洗塵。』小玉要擺脫出去。

『不不！我就叫他們買去，你怎能不吃點心走呢！』

『堂堂皇皇』……『堂堂皇皇』『阿仁！來呀！』

『到』阿仁垂手站在桌旁，他并不是不聽見叫鐘響，因爲他知道老夫子一向在客人要走的時候，叫他一次，東西是買不成的，照舊掏出幾隻角子又放進大荷包裏，所以喊了三次之後他才進來。

祝老夫子一面伸手摸大荷包，一面回頭嚷：『你你……到快心亭買全蛋拌醬麵，要大碗，加些紅葡萄……』

『怕沒有紅葡萄呢，』阿仁答着，他前天買過一碗的確沒有紅葡萄的。

『哼！小龜子！買去，那裏會沒有！……唔……』他一面還在掏，恐怕銀子太大了，整半天掏不出來。

『謝謝你，算了罷！』

『不不！哼！東西也沒有吃，紅葡萄沒有嗎？哼小爺子！』

二

祝老夫子正在和荷包糾纏，小玉已經亭亭地走出門口了。一拱手，『請了！再見。』

『你你！真不賞臉！東西，不吃點，客氣客氣。』老夫子瞧着門口說。

阿仁怔怔的光着眼看他們爭執，老夫子手再不掏荷包了，於是阿仁也退出去，大約已經明瞭又是那麼一回事。

祝老夫子安定地仍舊在回椅上，想。

『五百塊錢！』他身子忽而抖了幾抖，腦門上竟鏗鏘地被叩幾下！眼前一片雪光。

似乎覺得像這樣做事頗有趣味！於是提起筆，取回那像小山模樣的文卷上面的文牘，再動手看看。不行得很！眼前的黑字都變成雪亮了！頭腦也昏沉起來。但祝老夫子立刻明白，這是今早未到十二時起身之故。

『喂！腦袋呀！振作些，五百塊呢！』他用手向腦袋教訓一下。繼續勉強執起筆，一動一動的在案卷上面寫。

不上兩行，又使他陡然驚愕起來了，他口呆目瞪地思想着。

『怎麼！這不是弄錯了嗎！……而且吃虧得利害！』

『一百七十六，再一個一百七十六，那當然是三百五十二，如何會弄出三百一十二來！哼哼！簡直是個大吃虧，要不得！我這沒用的東西連這樣小小的事也糊塗了！我這狗。』

『唉！平白地就少收五十和，二五得一十，莊家作雙，好好掉了二十塊，媽的，真痛心！』

『他們這些都是鬼，我短了數難道他們不知道嗎！都會欺騙我，嗚呼人心不古，於此可見！三代以下，真沒有好人！怪不得那團團黑臉趕快扔我的牌。忘八子！』

悔恨佔據祝老夫子整個腦部，切身的二十塊袁頭要緊，面前不關痛癢的什麼撈什子公牘，自然不足輕重。於是他把筆一拋，等候那二十塊袁頭的「遺恨」湮沒後再核辦。

接着鈴聲忽而響了。祝老夫子的肚皮也忽而起了感覺。他不必再掏出小袋裏的黃銅大錶看，知道這是晚餐五句鐘的鐘聲了。就像阿仁聽到「堂皇」的叫入鐘一樣，趕忙踱出去，再不敢遲慢。

一陣筷子響着碟上的聲音之後，祝老夫子算是用完膳了，他吃飯自己覺得并不多，因為沒有其他點心吃的原故，祇四碗。

回房間洗過臉後，阿仁又掩了進來。而將狹而長的雪

白名片，拈在手上，鼓動微短而微顫的聲音說。『科長，他要見咧。』

『什麼？』祝老夫子傾着身，首先看看名片的右角上一粒粒如耗子糞的黑東西，他向來看名片的方法是這樣的，這兩張名片都黑壓壓堆着兩行小黑點，他更不待慢。

瞪一眼。阿仁似乎見他下頷動一下，於是翻身出去。

『請』這一聲尾音頗長，阿仁把剛才兩張名片舉得高高，一步一步，引進兩個人來，一個身材稍胖，一個長瘦子，臉上有紅痣。

『阿阿！兩位就是縣黨部委員，和大言黨報記者……？』祝老夫子先自問了，肩上聳起如鷺鷥。

『在下使是。』兩人臀部向後稍一翹。

照例又是阿仁倒茶。

三人唧唧嘵嘵起來了。祝老夫子腦壳搖了一會，又沉吟一會。終於點首。說。

『這大致沒有問題……事關輿論機關！責任都在我身上！』

兩人胸部似乎一舒。

『而……李老四，縣長！又是掏泥大的朋友，……起初我滿不在乎來……』祝老夫子憐乎其慨的又說了。

『那好極了。全仗老夫子維持，費神費神。』

『算什麼，小小事情。仍仗兩位鼓吹……主持真正黨義！』

於是身子稍胖的和長瘦子高高興興告辭，祝老夫子要親身送到廳前，兩人執意不肯，拼命地爭生死，總算勉強在房門外道了別。

天色漸漸黑暗了。已是黃昏時光。辦公室電燈猛然一亮，祝老夫子一望，立刻想及了。

便忙着掏出一面菱花小鏡，用小牛角梳子梳一梳鬚，另換起一套潔淨衣服，黑緞薄底鞋，那雙五個脚趾頭活現的黑布襪自然換掉了。祝老夫子的確忙，會客，吃飯，梳鬚子，穿衣服，你看他沒有片刻休息。做老夫子的就是這樣不容易做！而祝老夫子覺得這是「應酬」又是消遣，見過場面的，都知道「吃酒」是奈何不得的事。

在祝老夫子還在弄好幾根稀疏的頭髮之前，果然小玉差人送到一個小小紅酒柬。

『卽晚花席設江城酒樓，敬候台光。』

祝老夫子看完。便大脚步踏出去。

這晚上，祝老夫子變成小旦了！回來時就像戲台上貴妃醉酒般的扭扭擰擰。已經二點多鐘了。滿臉通紅，像關

帝似的，嘴裏七哼八哼，唱『不由人……珠流雙流』當阿仁倒臉水給他揩臉時，竟斜起眼睛，扭着阿仁的臂膊微微笑喊小桂花，引得阿仁撇嘴發笑。後來竟在阿仁的臉上硬要親一個響嘴！

糊鬧了一晚，到第二天，祝老夫子深着眼眶提起筆寫委任狀。

『令委澤陂區長王一仁

爲令委事照得澤陂區長梁某辦事不力着即停職遺缺查有該員堪以接充仰即尅日到差視事勤慎供職毋負黨國切切此令』

於是小玉笑微微捧到這一張發財的鈔票了。一仁是他的長兄，其實就是他自己。這次也是他命帶偏財，碰着這一位祝老夫子。當下便忙着「尅日到差視事」。祝老夫子也即買了一隻金漆小皮箱，重沉沉把它放在衣箱底，裏面是什麼東西，除他自己外誰能知道，但「重沉沉地」和放在「箱底」這是的確不過的！

這樣，祝老夫子在職約莫有三四個月。縣長老四倚之如左右手。人是能幹極了！在這三四個月中，着實辦理過幾件大事，即老夫子自己也覺得稱心滿意。如辦大橋鄉的農匪，澤陂王姓的殺人案，確是運用手腕，獨出機杼的結

果，現在只要一揭開衣箱，便會一陣喜氣的使他高興，由高興而使他佩服自己，驚嘆自己的奇才！

澤陂區王姓的命案是這樣的。——在澤陂這小小的地方，算是全縣的精華，當地的土豪，紳衿，也比別區財大威猛，當中一位三畫王的王老虎，尤其是該區的土霸王，他前清做了兩任京官，爲人捐蠻不過，高鼻子，大塊頭，家裏至少總有三四十萬家產，那處的人，見了他就像耗子遇見黃貓一樣，沒有人不怕他，也沒有人不崇拜他，彷彿孔老二所說的北辰一樣，星星們都「拱」着他的。衆人叫他做老虎。任是最頑皮的小鬼頭，一見老虎來了，就立刻規規矩矩立在路旁，無論是在打架或在掏沙泥。可是，不幸得很，這老虎令一般相信天老爺「惡有惡報」的報應的人失望，而在四年前享壽七十有八舒舒暢暢地病了兩天便閉着眼睛不說話了！他的小老婆真多，大約有十七八位。兒子，孫子，亂雜種，算起來林林總總。自那一只老虎倒頭之後，現在都分了家，各自撐起門戶，但王姓依舊是這樣擁有勢力，大兒子王行善，二兒王行德，四兒子王行義最有聲勢，行義的刁狡，比老虎爺爺毫不遜色！王一仁和小玉就是行義的遠族兄弟。

圍繞在澤陂四面的野外的田陌，大約總有六成是「王

田」。一片青黃的隴麥，給微風蕩搖着，彷彿代表出王姓的潤氣，舒適，傲慢的態度。

因為「王田」太多的原故，一般窮農耕王田的也交關多，他們黧黑的面孔，如鐵一樣色的臂膊，在凜烈的寒風，炙人的陽光下，不住用自己的血汗和別人換取金錢，一邊是摸着大肚皮吃燒酒的人們，有小姑娘伴着躺在家裏寫意。一邊是整天到晚賣盡氣力還吃不到兩碗白米飯。在這小小的澤陂地方，已經儼然劃出兩種相反的界線，顯現出社會階級的不平等現狀。

佃農們放下犁鋤，揮着汗，掏出烟斗吸那黃辣的烟沙時，正是大田主躺在坑上，搖着扇子，抽大烟的時候，佃農們在每一個年中年晚的節令哭喪着臉去籌措租穀和貸金利息時，也正是大田主眯起鼠眼，儘量放開兜肚的時候，世界上的事，往往是這樣「豈有此理」！何況我們同是圓顛方趾的人，雖然他們肚皮沒有王行善這樣大而圓，但決不是禽獸，更且爲什麼肚皮會這樣大而圓，這還有可談之處。

可是一股痛苦的農民：起初并不仔細研究他們自己何以這樣痛苦，也并不仔細研究行善肚皮之何以大而圓，他們到無法解決的時候，他們喊起來了！『天啊！我的苦命

『天老爺啊！我爲什麼投這個賤胎！』究竟天老爺離着他們過遠，而賤胎又投下地來了！沒辦法，硬着頭皮幹他一個媽！

終於頭皮硬得太多了，他們由憤憤而覺悟，覺悟着這世界非徹底反抗不可，他們逐漸明白，明白他們肩上千斤的鐵鎖，手足被縛的鐵鏈，可以大家掙扎弄脫，於是喊吶起來，團結起來，成立了一個鐵一般的組織——農會

『王』姓人物可不高興了！這顯然和他作對，行善更其幾次重重的踏着地板罵「混蛋」。接着農會提出減租減息的條件，示威遊行，行善氣得目瞪口呆之後，馬上運動民團，把他們攙個散！

這樣幾次衝突，差不多每次都將幾條不值錢的性命打得皮破血流！然而血是儘管在黨黑的皮上流，他們的心更在胸膛沸騰跳躍，他們的氣概，更覺叱咤偉烈！於是行善常常提起他的佃戶王金生，張鐵，王三，罵個天殺地殺，因為農會的主幹便是這三人，只要行善一想及，便噴着口涎說，『這驢子養的小雜種，小烏龜，哼好好給田你耕，還不算俺爺體貼！鬧花頭！起革命！不配提拔的傢伙！管教你幾時死，嚟嚟！大虫頂上捫虱子！』

金生尤其是行善的對頭，每年收田租穀担，行善不能

令金生少欠分毫，而金生家裏有老父有幼弟有弱妹，年槁不好的時候，着實非欠不可，這樣嘈嘈吵吵，總令金生睜着大眼握緊拳頭吁氣！

這年，忽然驚奇地的有命令解散農會，說是內面都是共產黨，有圖謀什麼的嫌疑，這一來王行善首先笑得半邊下巴幾乎掉下來，隨着他在雲石桌上一擊，『這些東西，也有今日，哼！金生！哈哈。』

幾天之後，他立刻吩咐自己的姪子王用五帶了六七個壯力的家丁去金生的家裏催繳欠租，行善在用五的耳朵邊咬了一回，用五挺起胸頭顯然極力負責的說：『這怕什麼一棍兩棍，叫他滾出我們澤陂之外，難道他現在還有什麼臭本領？』

一羣人到了金生家裏門外。就像赴新任的新官兒一樣聲威，裏面龍鍾的金生的父親正在低暗陰霉的簷下牆邊和幼女坐着打麻繩，門剴然地劈開了，惡狠狠的用五和幾個狐假虎威的狗才便衝進入來，金生父親吃着一驚忙站起，細看彷彿是前次來過的王家五姪少爺，心裏又驚一驚。

『喂老頭兒，你家的金生在家嗎！』

『他到外面種菜去，五姪少爺，請坐罷。』

『你去喊他來！』

『那末，細芬你去叫哥哥回來，說有人找他。』

細芬光着眼望了一望跑出去了。

『老實對你說，老頭兒，金生這人太作惡了。他總喜歡和老爺作對，現在是來催他交欠租，這次不由他推諉了，哈哈，這個地方他還想還活嗎？』

『五姪少爺！恩典些罷。委實我們窮，時歲又不好，并不是敢和老爺們作對！』

『還說不敢！你這老糊塗，教子不以義方！該打！』

金生的父親也有些動氣了，那輕薄浮誇的短命種相，誰看得慣，但他一睜開朦朧老眼向左右一瞧，都站滿虎彪漢子，心裏又覺可怕，於是他垂着頭不作聲。

『我問你，老糊塗虫！今天能不能夠把欠租一起清償？張開你的耳朵！少一文不收，叫你們全家滾！』

『連我這條老命給你，好嗎！』

『什麼！你敢說蠻話！』

『并未說蠻話，窮人無蠻話可說。』

這兩句話尖利的回答顯然使用五圓睜大眼，正待發作，金生回來了。

用五這一股怒氣，轉移到金生身上，金生足趾還未完全踏進房裏，用五一把手抓着金生的胸膛。惡狠狠說：

『你的欠租怎樣！沒皇法的，欠了租還會說蠻話！』那幾個大漢都捏拳頭準備動手。

金生那火一般的心沸起來了，他用鐵臂膊向用五抓着自己胸膛一格，一件粗皮大衣扯開了。用五倒退兩三步。

『這才沒皇法！青天白日揪人斷打，窮人應該這樣受你們魚肉的嗎！』

『哈哈，你倒大本領，你敢打我嗎！你這狗才這時候不是你們狗東西作惡的時候了！你睡醒沒有！你這狗殺！壞傢伙！共產黨！』用五兩手插在腰間，青起臉如一匹吞人惡獸。

『什麼狗！什麼共產黨！你才是走狗！狐假虎威的土豪臭虫孫兒！』金生也惡起來。他那大無畏的精神，他那渾身筋肉堅黑如鐵的身量，足以增助他的勇氣。

『老實對你講，狗才！欠租今日沒有！滾你娘的蛋！你這敗類！終是一個共產黨！』

『今日沒有錢還便怎樣？』

『滾蛋！滾出去！』

『我不滾出去又怎麼？』金生故意柔和而沉靜地問他。

用五眼色向幾個壯丁一拋，這在他叔叔咬耳朵的時候早吩咐過的，於是那幾個壯丁便一齊想撲到金生身上。金

生趕快退過一邊，暗中一瞧，每一個人腰裏都掏出一條短木棍，他機警地立刻撕斷雙腳椅子的兩條腿，到那無數短棍如雨的從頂上壓下來時，金生使用起百十斤的氣力，把他們格得手裏彷彿受電似的。

【打打！這個亂黨作反了！】用五口裏指揮但他却躲在門邊，他向來就是這樣只慣於指揮人的。

金生的弟妹，驚愕得嗚然大哭了！小孩子的天真，從不知人間有這麼相打的殘酷的事。

金生雖有很強的臂力，但不久受了幾下重傷，頭上的血泉湧般流下，他父親也不管得什麼上前把金生緊緊抱住。

【算了呢！金………】「哎喲………嚇………」金生父親話未說完，頭頂上沉一聲受了一棍，便暈然倒地了！

金生受傷，而且他父親暈然倒地，用五顛不安然了，這時左右鄰里底鄉民，都堵塞在門邊，各人心中，早把行善恨得切齒，不過敢怒而不敢言，這時，人命已經弄出金生又滿身鮮血，他們熱血都鼓動了！在用五的耳朵滿滿的聽着一些於自己有害的話，於是他懷然！忙着逃去，他的壯丁也跟着他。

【好！姓王的！青天白日殺了人！敢走嗎！】

『把他抓回來！』但終於沒有人上前抓去。

『可憐呀！金生！』闕然大羣的人，都逼進來了，很爲這被壓迫者抱痛苦，張大姊，牛二用布裹好他的頭傷『我的老父怎樣了！』金生微弱聲息地問：

『金生！他死去了！』

『死了！』金生眼睛睜大，漸漸閉回，鼻孔動了幾動，也暈過去了。

這一件命案，次日由鄉民具了兩個稟，一個呈縣黨部，一個呈縣公署。

在事發的那夜，行善便差小玉拜會祝老夫子，斗室中談了兩句鐘，小玉躬身告辭了，臨出門外，還打拱向祝老夫子說：『全仗老夫子費心！』

呈文遞進縣黨部，起初很動了幾位常務委員的憤，後來忽然把他擱上高桌，原因不得而知，但祝老夫子確實會過他們一次，有所商議。

不上兩天，行善的呈文也投進來。說是共產黨王金生持械毆人爲自衛計，欲將之擒拿，除地方之害，因而誤傷其父云云。

祝老夫子精神極其煥發，馬上把金生傳到收在監牢，幾天之後，說要傳審了。本來審犯是不在老夫子範圍的，

祝 老 夫 子

這是承審大老爺底事，但祝老夫子這次對老四縣長講，這案要由他完全辦理，以竟膚功。

金生提上起來了。已經是滿臉病容，祝老夫子高踞案上架起玳瑁大框眼鏡，頭一仰，手向下巴尖一抹，『你姓什麼？什麼名字？』用全神緊注金生。

『我叫王金生。』金生筆直地立着，

『你是農會的什麼委員嗎？』

『是。』

『唔，那你為什麼持械毆人？』

『這真奇怪，王用五帶人來有意打我，還把我父親打死，我如何有持械毆人！』

『拍拍拍』公案木赫然響幾下，祝老夫子臉色沉怒『胡說！你是共產黨，用五要趕你出去！你快供出來，你究竟是共產黨中的什麼份子！』

『冤枉呀！天老爺！我那裏是什麼共產黨，要我供些什麼？』

『哼哼！你不是共產黨，什麼農會中的都不好傢伙！你招，你從實招。』

『我不能招，如你天老爺說我是共產黨時，那你天老爺一定有足以證明我是共產黨之處，我着實不曉得什麼招

。」

『哈……』祝老夫子忽又轉面又柔滑，『你這人可謂刁滑之極！』他頭不住搖擺。

『現在王行善，王小玉聯名告你是共產黨他們是本地有名的耆老，斷不枉報人的，你這人也是好事多為，你看，你渾身黑漆的肉，亂蓬蓬的頭髮，說話時的刁蠻，再加以入過農會的還不是共產黨好騙誰！』

金生閉着目挺立不言。

『你這副皮相，真可謂人焉瘦哉，我幾十年決獄辦案，事事主張公平。』

『只要大老爺主張良心便好了！』金生忽然張目大言。

祝老夫子頗有幾分怯意，但隨即復原。

『提下去罷！改日再訊。』祝老夫子退堂。

於是叮鐘的鐵鍊聲在金生每一步移動時漸漸響出外面。

當晚小玉又來。祝老夫子這次非常歡喜，他所得的目的，已償一半了。

後來幾次審研之後，遂決定王金生委係共產黨特械毆人，備了文呈備總部，大概是要槍斃的。這件案便這樣了結，金生父親由善堂收葬，他的弟妹，早給人賣掉了，好

好一夥人家，就這樣屈服在權勢之下分散了。

案子完結，祝老夫子的箱底愈加沉重沉重了！他高興極了，江城酒樓差不多晚晚去，過了幾天行善在家裏大排酒筵，請老夫子賞臉，酒綠燈紅，行善更出能唱多姿底小妾作陪，這晚上又令老夫子差不多變成小旦。

祝老夫子在位不久，大橋鄉的農匪又給他派民團勸了不少，總之祝老夫子不問什麼農匪不農匪，只問是與他箱底有關沒有？像大橋鄉的事，又是大有關於他箱底的，所以他很下勁去幹！

月兒十五一圓，再不能圓，能缺了，祝老夫子真不幸，不久就病了，他底病很不容易使人見到，而他自己還說沒病，面色一天天黃了，人對他說『老夫子，你有病嗎？』他臉兒忽地就會紅起來說『不不！不過有點不清爽罷了。』推其原因，大概是小旦變得多的原故。

病愈加重了，走起路如鐵拐李一樣，褲襠常常一堆黃膩。

後來，老夫子不得不回去養病了，臨走的時候，除了縣署裏的人，很有幾個人送他下船，澤陂區長和大言報編輯，黨部委員也在內，行善還買了許多土儀送他。他臉色已經很難看！彷彿令人想起濃熟的大南瓜。脚步也沉重了

，不像那晚夜吃醉酒像貴妃般扭扭擰擰的有風趣！然而衣服却闊綽得多，他自己也頗以此稍有高興，就算現在穿在身上的那件黑花芙蓉緞皮衲至少比來時的藍布長袖大衲瀾氣多少。

七，八，癩作之日草完於揚州

新的露西

葉賢林 著

華維素 譯

那一種狂風已經過了，我們保全的很少。
數一數舊日的交情，很多的友人沒有了。
我重新回轉我的荒蕪的窮鄉，
這窮鄉我整整地有八年未歸了。

我喊誰呢？我同誰個分一分。
那種悲苦歡欣——我還在人世間生存？
這裏就是如木鳥一般的風車。
也立着不動，向我閉着眼睛。

這裏我誰個也不認識，
那些曾憶念我的，現在久已忘記。
往日的我的家園的故屋，
現在遺留的只是些灰燼的殘跡。

而生活是這樣地沸騰。
環繞着我的來往一些，
年老的與年青的人們，
但是我却沒有向什麼人可以致敬，
無論在誰個的眼睛裏都是陌生。

於是在我的腦海裏起了波浪！
這難道說是我的家鄉？
這一切是夢的景象？
在這裏我宛然成了一個孤寂的旅客，
來自那逍遙的異邦。

唉！這是我啊！
我是這一鄉村的公民，

或者這一鄉村也就因此而要出名：
在這裏曾經有一個女人，
生了一個俄羅斯的撒爛污的詩人。

但是思想的聲音向我的心靈說道：
『醒醒罷！什麼東西得罪你了？
這不過是茅屋中的別一輩的人們，
他們爲新的光焰所燃燒。』

『你已經有點凋謝了，
別的青年歌着別的歌吟。
他們將成爲更有趣味的人們，
已經不是一村而是全地球做他們的母親。』

唉，故鄉呵！我成了一個怎樣可笑的人！
在憔悴的腮龐上飛漲着枯燥的紅暈。
同鄉的言語對於我是毫不分明，
在自己的國土內，我宛然是一個外邦人。

我看見：

星期日的村人，
聚集於村鎮，就如進廟堂一樣。
用着粗糙的，不淨的言語，
他們討論自己生活的狀況。
已經夜晚了。金色的暮光，
覆蓋着灰色的田場，
牛羊歸欄了，
牧童隨着晚風歌唱。

一個跛足的紅兵，
回憶着過去的事情，
向人們訴說布炯將軍的面目，
及紅軍們如何佔領了別列可浦。
『我們將他們——一，二，三，四，——
只打得他們落花流水』……。
這使得樹木也將枝葉豎起，
女人們驚訝得難於自己。

從山上走下來一隊青年團員，
他們按着手琴，好像樂意無邊；

他們歌唱着白德內宜的詩歌，
活潑的歌聲震動平原。

呵，這是怎樣的國度呵！
在詩中我如何能說
我與民衆有着很厚的友情？
此地不再需要我的詩了，
是的呵，我自己在此地也成了廢人。

唉，怎樣呢？
請原諒我能，親愛的故鄉！
我已經於你有點效勞——我已經滿意了。
讓今天他們不再歌唱我能，——
當我唱時，那時我的故鄉是病了。

我領受一切。
凡是有的我都受領。
我準備照着開闢的道路前行，
將全身心都獻於十月五日的命運，
但我要留下的只是親愛的鳴琴。

我不給與她到任何人的身手——
不給母親，不給妻子，也不給朋友。
僅僅地交給我了，自己的聲音，
也只有她僅僅爲我而溫存地歌吟。

煥發罷，青年人！康健罷，你們的身體！
你們過的是別一種生活，你們歌的是別一種歌吟。
而我走向那孤獨的寂境，
永遠地去平一平我的暴燥的魂靈。

但是就是那時候，
當全宇宙完全地。
經過了民族的仇視，
消滅了痛苦與虛偽，——
我還是將全身心地
歌吟着，
那地球的六分之一，
牠的簡短的名字叫做『露西』。